

胡適全集



16

第拾陸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 胡適全集



杜春和 整理

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三)

<16>



安徽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 记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本”

——天津图书馆藏的赵一清

- |                          |     |
|--------------------------|-----|
| 全祖望《水经注》稿本第二跋            | 1   |
| 记李子魁校补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之伪    | 22  |
| 附 致蒋慰堂、赵士卿两先生书           | 25  |
| 记中央图书馆藏的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    |     |
| 钞本四十卷                    | 31  |
| 记中央图书馆藏的《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    | 36  |
| 附一 中央图书馆所藏直隶河渠书稿本详目      | 50  |
| 附二 摘录“段氏为李松云作《新雨堂记》笔记”   | 52  |
| 王梓材的全氏七校《水经注》目次考异        | 58  |
| 跋奉化孙锵原校的薛福成董沛刻的“全氏七校水经注” |     |
| (录副稿)                    | 66  |
| 研究《水经注》的各种本子(残稿)         | 70  |
| 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      | 81  |
| 戴震校《水经注》最早引起的猜疑(录副稿)     | 125 |
| 全谢山《水经题辞》写成的年月           | 127 |

整理上海合众图书馆所藏叶揆初藏三种《水经注》	
钞本的笔记草稿·····	130
上海合众图书馆有叶揆初先生收藏的全谢山《水经注》	
校本三种·····	138
附 记光绪三年新修的《鄞县志》·····	201
记沈炳巽《水经注》校本的过录本(并论此本与全氏	
五校《水经注》的关系)·····	207
附 竹溪沈氏家乘(兼士藏本)·····	220
试考董沛所见全祖望的《水经注》校本·····	223
全谢山改定《水经注》卷五的经文有先后各本的异同	
·····	229
跋所谓“黄友补录本”全校《水经注》·····	237
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	241
熊会贞遗言(附摘记有关资料三则)·····	253
赵一清的《东潜诗稿》摘录·····	261
全祖望《水经注》五校本的首卷题辞·····	275
双韭山房《水经》序目·····	291
试考全祖望《双韭山房书目》所记《水经注》各本·····	298
《水经注》考·····	313
记鲍廷博给吴騫札中的戴东原自刊本《水经注》·····	324
冯舒(己苍)校柳奂本《水经注》(记陆心源的“冯己	
苍校宋本《水经注》跋)·····	326
校赵一清《渭水下篇后记》·····	330
平定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张穆《全氏水经	
注辨诬)·····	333
跋段玉裁的《东原先生札册跋》(《经韵楼集》七,	

---

页四八~四九) .....	363
关于宋明刊本《水经注》.....	369
吴琯刻《水经注》四十卷(与《山海经》合刻,原题《合刻 山海经水经》).....	376
“二尺六寸”与“三尺六寸”.....	386
记孙潜过录的柳奂《水经注》钞本与赵琦美三校 《水经注》本并记此本上的袁廷椿校记.....	391
《水经注》里的南朝年号.....	421
所谓“全氏双韭山房三世校本”《水经注》(初稿).....	425
跋全谢山《答陶稚中编修论江省志稿书》.....	458
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校刻者曾用戴震校本来校 改赵书吗? .....	470
赵氏《水经注释》.....	488
所谓“全氏双韭山房三世校本”《水经注》.....	490
冯舒(己苍)家藏写本《水经注》(各卷题记卡片及 “后记”) .....	517

## 记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本”<sup>①</sup>

——天津图书馆藏的赵一清  
全祖望《水经注》稿本第二跋

前几年我在纽约读傅沅叔先生(增湘)的“宋刊残本水经注书后”(《图书季刊》二卷二期),其中有这一段:

余生平癖古嗜书,多得旧本。顾于郾书特有奇遇。昔督学畿辅,曾于南中得全谢山五校稿本。(沅叔先生是光绪廿四年戊戌——1898——的进士,由庶常授编修。他做直隶提学使已在满清末年)辛亥后始得孙潜夫校本十许卷,继得此宋本十二卷,旋又得《大典》本半部。……

我当时就托王重民先生代我检查傅先生有没有详细记载“全谢山五校稿本”的文字。王先生回信说没有看见。我就决定将来回北平时一定要打听这部稿本的下落。

我民国卅五年七月底回到北平。那时傅沅叔先生正在

---

① 本文录自1968年8月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第3集上册。标题前有作者批语:“天津本第二跋。卅七,九,四,写起(未完)”。——编者

大病之后,还不能说话行动,但心神始终很清明。我不敢多惊动他,承他的长公子晋生先生把他家珍藏的残宋刻本《水经注》十一卷有零、孙潜校本十六卷,都借给我校勘了。我等到去年(民国卅六年)四月,看见他老人家精神更好了,才敢问他那部“全谢山五校稿本”现在何处。沅叔先生记忆力还很好,用大气力说出了“天津”两个字。恰好次日唐立厂先生(兰)到天津去,我就托他向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商借这部稿本。这部稿本不曾被著录在《直隶省立图书馆书目》里,承馆长井守文先生的好意,在善本书的架上去寻找,居然在灰堆里寻出了一大包,果然是傅沅叔先生在前清末年买到的“全谢山五校水经注”的真本!唐先生把这部稿本带回北平给我看。

我把这部书留在我家中一年多了。我把全谢山的校订都过录在薛福成、董沛刻的《全氏七校水经注》之上,使我们可以用这些真的全氏校订来比勘刻本。这件工作费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

谢山用的底本,我现在已考定是赵东潜(一清)在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亲手写定的《水经注》校本第一次定稿。谢山的五校本写在东潜手写定稿之上,真是世间最难得的双璧!陈援庵先生(垣)说这个本子的考定可以说是“全璧归赵”。

我刚写成了此本的第一跋,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现在我要写第二跋,记全祖望的《水经注》五校本。

这部稿本共装八册,每册首页有“四明卢氏抱经楼珍

藏”九字方形图章。鄞县卢址，字青崖，他有抱经楼藏书，钱大昕曾为他作记。董秉纯作《谢山年谱》，记谢山死在乾隆二十年七月二日，身后的情形十分惨凄：

衣衾匠木，先一日才备具。时方酷热，即于午后入殓。皆纯所治，然无以偿直。又十日，乃遣赖高赍赴及遗书告之维扬。而马嶰谷（曰瑄）先生亦适于前十日逝世，幸哲弟半查（曰璐）敦古谊，告之同社，共得百金为赙，然仅足偿参苓及附身之费，而葬具犹未备。不得已，尽出所藏书万馀卷，归之卢镛族人，得白金二百金。于是即张孺人所葬高祖和州公大墓傍营立三穴。……以十一月□日奉柩入椁。

《年谱》里说的卢镛族人即是抱经楼卢址。这部《水经注》稿本就是卖给抱经楼的。在那个忙乱困难的时候，董秉纯诸人只把这八本书看作“藏书万馀卷”的一部分，竟不知道这是全谢山的“五校本”，批在赵东潜亲笔写定的《水经注》新校本上！

卢家买了这批书去之后，大概也没有发现这部最可宝贵的书稿。我见的《抱经楼书目》有不同的四个本子，两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一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分所图书馆。这四本《抱经楼书目》里都没有记录这部全谢山五校《水经注》。我猜想因为这部《水经注》的四十卷被谢山拆开，重新把一百廿三水排成一个合理的排列，故晋水（原卷六）之后紧接渭水（原卷十七、十八、十九），渭水之后紧接沮水（原卷十六），所以粗心或无



专门知识的人翻看这部稿本,大概都容易把他看作一部残缺错乱的书。《抱经楼书目》里没有特别记录这部稿本,也许是为了这个原因罢!

傅沅叔先生是懂得书的,他又看见过光绪十四年宁波刻出的“全氏七校水经注”,所以他能判断这是“谢山五校稿本”,然而直隶图书馆编印书目时,也没有著录这部稿本,大概编书目的专家也把这八册书看作一位不知名的学人的残稿了。

\* \* \*

这部稿本原来是依照向来《水经注》四十卷的次序的。全谢山把四十卷拆开,把一百廿三水的次第重新排过,也排成四十卷,分装成八本,每本封皮上有谢山手写的卷数。如第二本上写“卷五、六、七、八”。第七本上写“卷卅三、卅四、卅五、卅六、卅七”。现存的八册还是谢山当日装订的原样。第一册封皮有损坏之处,其上有另加盖一层桑皮纸,我把那一层皮纸揭开,才看见原封皮上有谢山亲笔题的七个字:

谢山五校水经本

此本第一册的前面装有白纸几页,其最后一张有谢山自记的《水经注》本子,共记了这些本子<sup>①</sup>:

<sup>①</sup> 此处有作者眉批:“我现在猜想,这个《水经注》本子表原是赵一清写本前面的附录之一。谢山改定其次序,(赵列:1 杨慎、2 黄、3 归、4 柳、5 赵琦美、6 吴、7 朱之臣、8 周婴、9 陈、10 钟谭,……谢山改移其次序。)又改名为字,注其名于字之下(赵原止称名无字)。又加入朱谋玮本,(赵书原名《水经注笺释》,故表中不列《朱笺》,亦不列《朱笺》所校谢本。末云,‘以上诸本,予悉取之,与……朱……笺相参证’。)又加入‘吾家阿育王山房本’。适之,四四,一,八夜半”。——编者

- 1 柳大中(金)本
- 2 杨用修(慎)本
- 3 黄五岳(省曾)本
- 4 归熙甫(有光)本 旧抄
- 5 吴中珩(瑄)本
- 6 朱郁仪(谋玮)本
- 7 清常道人赵(琦美)本 旧抄
- 8 谢耳伯(兆申)本 旧抄
- 9 朱无易(之臣)本
- 10 周方叔(婴)本 别著《析邠》见《卮林》卷二
- 11 葭园孙潜夫(潜)本
- 12 钟伯敬(惺)本<sup>①</sup>
- 13 陈明卿(仁锡)本

吾家阿育王山房本，先司空于嘉靖中校之，先宗伯于万历中校之，先大父赠公于顺治中又校之。其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多双行夹写小字，而今本皆传写作大文，是前人所未及。

黄南雷(宗羲)本

顾亭林(炎武)本

顾宛溪(祖禹)本

黄子鸿(仪)本

胡东樵(渭)本

<sup>①</sup> 此处有作者眉批：“全误以钟、谭为一本，故举钟而不举谭。其实谭刻本最重要。东潜原表作‘钟氏惺、谭氏元春刊本’，下注‘竟陵钟伯敬谭友夏合共评点’。”——编者

阎潜丘(若璩)本

刘继庄(献廷)本

钱遵王(曾)本

姜湛园(宸英)本

何义门(焯)本

氏本,凡再校。②

其中引沈本,亦吴人,但未知其名,当访之。③

本(全)中大附

以上六本皆未得见。但旁见于其所著之书甚多。

宋槧也。①

本(全)中大附

以顾亭林本合柳、赵、孙、朱四

以下有跋云:

近日所见有杭人杭董浦(世骏)、赵东潜(一清)、施慎甫(廷枢)本,而赵本其最也。戊午中夏展午日,篁庵病翁题。是役也,盖五校矣。

但谢山后来用白纸把这短跋蒙盖了,白纸上添上了一个本子:

沈绎占(炳巽)本,茗人也,吾友东甫征君之弟,浙西比之三洪者矣。隐居嗜古,用功于是书最博。

① 此处有作者眉批:“赵表作‘盖宋槧也’。”——编者

② 此处有作者眉批:“说何义门……‘以顾亭林本合柳、赵、孙、朱四氏本,凡再校’,最可证谢山未见何本。”——编者

③ 此处作者有眉批:“此句最可证此表原出于东潜。”——编者

此下有新跋云：

近有杭人赵东潜(一清)本、施慎甫(廷枢)本,皆足称是书功臣,大有攸助于予者。然海内或尚有未见之本,所望于搜罗者殊难尽也。戊午夏杪,篁庵病翁五校毕,漫志于首。<sup>①</sup>

在这张《水经注》版本表同这前后两跋里,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断定,这确是全谢山的“五校本”。两跋都题“戊午”,乃是“庚午”之误。戊午是乾隆三年(1738),而赵东潜这部稿本是乾隆十一年才写定的。况且后跋写在谢山得见沈炳巽的《水经注》校本之后,而谢山见沈氏本确在乾隆十五年庚午,谢山在《沈氏水经校本跋》里,曾有明白的记载。谢山说:

岁在庚午,予贻书求其稿,绎旂欣然携之至杭。……绎旂与予讨论浹旬,遂留置予插架中。予于是书所借助,老友莫如绎旂,通家子则赵生一清。不意丛残雠对中逢此二特,是则厚幸也夫!(《鮑埼亭集外编》卷卅二,页三。参考《沈东甫墓志》。)

我们根据这些证据,可以确知沈炳巽携《水经注》校本来杭是在庚午五月五日之后,六月杪之前。谢山此本自题“戊

<sup>①</sup> 此处作者有眉批:“此处当提出,谢山两跋都不明说他批校的本子正是赵东潜亲笔写定的校本!”——编者

午”是庚午之误，即是乾隆十五年(1750)。他的第一跋作于庚午“中夏展午日”，即五月五日；第二跋作于校毕沈炳巽校本之后，其时为“夏杪”，即六月底。两跋相隔，不满两个月。五月初的跋说“是役也盖五校矣”。六月底的跋仍旧说“五校毕”。这可见“五校”不过是谢山随便指定的一个数目字，表示他校订过许多次的辛苦。他自己并不因为用沈炳巽本从头校过一遍就把“五校”改成“六校”。我们也不必拘泥数目字，只把这部“五校本”看作谢山先生在乾隆十五年夏天到秋天在杭州篁庵养病时校订《水经注》的成绩。

\* \* \*

谢山第二跋虽然明白写着“夏杪……五校毕”，其实“五校本”在六月底还没有完毕。我们细考那别处保存的“五校本”题辞的年月，可以推断谢山“五校本”到庚午年八月才大致完毕。

现行的薛福成刻本《全氏七校水经注》卷首有《五校本题辞》一卷，又有《水经序目》一卷。《题辞》中说，“生平五校是编”。《序目》中也说“予于是书凡五校，乃别为一目以序之。”故“题辞”与“序目”都是为“五校本”作的。

天津图书馆这部“谢山五校水经本”并没有“题辞”，也没有“序目”。但我细勘这八大本稿本，我忽然注意到每册封面的右下方有很细小的数目字，标明册数。第一册封面棉纸换过了，故没有标数字。第二册标“三”字，第三册标“四”字，……如此下去，到第八册标“九”字。我推测第一册标的是“二”字，另有首册标的是“一”字。大概“五校”《水经注》原来有九册，首册是五校本的“题辞”与“序目”。当谢山死后，他的弟子们替他料理后事，替他卖书营葬，在忙乱之

中,把“五校水经本”八大册卖给“卢镐族人”卢址了。但还有薄薄的一本“五校本题辞”与“序目”,没有卖出去,还留在卢镐的家里。也可能是卢镐从抱经楼借出这本首册来整理他家保存的谢山《水经注》残稿,后来这一本“题辞”与“序目”就留在卢家了。八十多年后,这本“题辞”与“序目”又从卢镐的孙子卢杰转到王梓材的手里。从此以后,这两卷文字就流传于世了。

据王梓材说:

昔岁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余与冯五桥同年校厘谢山吉士《宋元学案》于醉经阁。《学案》之稿出于月船卢氏(镐),故月船之孙幼竹孝廉(杰)预于校对,而余甥范岱瞻茂才亦预缮写焉。一日,岱瞻以某氏所藏全校《水经注》本相示,帙首有武林赵东潜题字。幼竹见而别之,曰,“此其七校以前之本也。七校已无完本,闻其大半在别处,其首十馀册则犹藏吾家”。是年七月,《学案》校事甫果,则就幼竹而观《水经》之稿焉。前有题词,有目次。……第其本多割裂移掇。急勉幼竹粘连,不使脱落云。……(王梓材的“全校水经注”初跋,用合众图书馆藏陈劭钞本)

这样看来,谢山五校本的“题辞”与“序目”留在卢家已久了,同那批“割裂移缀”的《水经注》残本放在一处。

我所见的《题词》与《序目》,有这些本子:

(1)许瀚(印林)道光廿四年(1844)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北平分所藏)

(2)陈劭(咏桥)道光廿六年(1846)钞本(上海合众图书馆藏)

(3)张寿镛(约园)传钞屠康侯家藏本

(4)薛福成刻本(光绪十四年,1888)

题词之末有一行题记,薛刻本是这样的:

乾隆庚午秋仲夏双韭山民全祖望卒业于钱塘之篁庵。

庚午仲夏是乾隆十五年五月。但这一行题记里的月份,我所见的各本子有这样差别:

(1)许瀚本作“庚午秋仲”

(2)陈劭本作“庚午仲夏”

(3)张寿镛本作“庚午仲夏”(与刻本同)

各本之中,许瀚本最早,“秋仲”是八月,是第二跋所记“夏杪”之后的第二个月。后来钞手偶然错写作“秋仲夏”,后来的校者又随便删去了“秋”字,于是成了“仲夏”!

我在民国三十三年曾作文(未发表)指出刻本“题辞”尾题“庚午仲夏”是不可能的,因为“题辞”是谢山考定河、济、江、沔、淮、渭、洛七篇里混淆的经文与注文之后的总序,而“庚午仲夏”(乾隆十五年五月)谢山还没有做到这件真正划时代的大工作。最明显的证据是赵东潜题谢山七校本说:

四明全谢山翰林取诸本手校于篁庵。……河、洛、

济、渭、沔、江诸篇经注混淆，[谢山]卧病中忽悟其义，驰书三千里至京师告予。予初闻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说，悉加改正。今秋(乾隆十九年)[谢山]下榻春草园之西楼，各出印证，宛然符契。[谢山]举酒大笑，因制序焉。

赵东潜离开杭州往北京去，是在乾隆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他有《亡女诀》(《东潜文稿》下)说：

我再入都，岁曰庚午。六月十三，送我廊庑。

谢山悟得经注混淆的条理，如果在“庚午仲夏”，那时东潜还在杭州家中，谢山就不须“驰书三千里至京师”去报告他了。

所以我当时很坚持“题辞”与“序目”都是伪作的，“庚午仲夏”的一行年月正是我提出的作伪“铁证”之一！直到我在北平发见许瀚抄本“题辞”作“秋仲”，又在上海发见陈劭抄本“题辞”作“秋仲夏”，我才明白这一行年月原来是“庚午秋仲”。

题辞的年月的考定，不但打毁了我提出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还断定了谢山五校本的“卒业”的日子，使我们知道谢山写了第二跋之后，还继续修改这个本子，还继续有惊人的大发见。

\* \* \*

简单说来，“五校本”是全谢山在乾隆十五年三次修改订定的《水经注》校本。我们可以用“五校本”的三个日子来标记三个时期：第一跋(五月五日)结束乾隆十五年五月以前



的工作,是第一时期。第二跋(六月杪)写在校完沈炳巽本之后,是第二时期。从六月杪到八月中“题辞”的写成,是第三时期。

全谢山是绝顶聪明的人;有丰富的史学与文学的训练,又有赵东潜最早写定的《水经注》新校本作底子,所以他的《水经注》研究能有很好的成绩。董秉纯作《全谢山年谱》,说: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先生四十五岁。……《水经注》一书,先生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实始于是夏。

十五年庚午,先生四十六岁。仍校《水经》。是春病甚,一目忽眚。

谢山校《水经注》开始于乾隆十四年夏天,这是很为可信的。<sup>①</sup>《鮚埼亭集》里有九篇“水经帖子柬东潜”,大概都是谢山在乾隆十四年夏天以后到十五年六月以前写的。这九篇“水经帖子”代表他在那个时期的成绩。谢山还有十几篇《水经注》的跋文,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写的。谢山的第一跋(五月五日)就是那个第一时期的结束。

看第一跋之前列举的二十多种《水经注》本子之中,有他家祖宗三代的校本:

① 此处作者有眉批:“不然?”——编者